

## 第四十章 流放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父子二人這番對話旁若無人的進行著，旁邊的三位女人已經聽傻了，難道把範思韋打成這種慘狀還不足夠，還要把他流放出京？

“老爺！您說什麼？”

柳氏睜著驚恐的雙眼，無助地望著老爺，而趴在長凳之上半昏迷的範思韋已經是從凳子上蹦了起來

也不知道重傷之下的他，哪裏還有這麼強的精神，看來這流放出京，對於京都所有的權貴公子哥兒來說，實在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情。

隻見範思韋一擰屁股，抱著自己母親的雙腿，一擠雙眼，幾滴眼淚珠子滾滾而落，與頰上麻點爭輝，一張大嘴...卻是來不及哀嚎句什麼，便已經被這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，擊打地忽然失了聲音，焦急地張著嘴，卻什麼也說不出來。

少年郎眼淚花花的，拚命地搖著頭，又說不話來，身後全是血痕，看著隻有那麼可憐了。

...

“老爺！”柳氏終於忍不住了，用怨恨的目光剗了範閑一眼，像被砍斷了的木樁子一樣，跪在了範建的身前，哭泣著求情道：“不能啊！不能啊！他可是您的寶貝兒兒子...您就忍心看著他被趕出家門？您就忍心看著他漂泊異國它鄉，身邊沒個親人父母？”

她急著去拉範若若的手：“若若，快，向你爹求求情，別把韋兒趕出家門。”

柳氏心想。借抱月樓的事情將範思韋趕出門去，一定是範閑在背後說了閑話，昨天夜裏這父子二人就說了半晌，所以她趕緊將若若拉進了戰局。心想若若雖說不是自己親生的，但畢竟在一起生活了十幾年，而且素來疼愛思韋...眾所周知，範閑又是最疼這個妹妹的。

範若若也沒有料到弟弟竟要受如此重地懲罰，被柳氏一拉，順勢就跪了下去，顫聲說道：“父親，弟弟受了教訓，以後一定不敢了，您就饒了他這一遭吧。”

婉兒一人在旁邊站著。心裏微慌，也趕心去跪了下來。

範建一直保持著平靜，直到兒媳婦兒這個身份特殊之人也下跪。這才趕緊扶了起來，對柳氏皺眉說道：“思韋是一定要走的...而且你也莫要怨範閑，這是我的意思。”

柳氏難以置信地看著他，心想這是為什麼？但她清楚，範建是一個麵相中正溫和。實則頗有大將之風，砍殺之氣的男子，不然當初自己也不會一見傾心。非他莫嫁，既然這是他地主意，那是斷斷然不會再改了。

她是個心機精明無敵的婦人，將唇瓣一咬，竟是回身款款對範閑拜了下去，孱弱求情道：“大少爺，您就說句話，勸勸老爺吧。”

在這當兒，能夠讓範建收回流放範思韋意思的人。也隻有範閑一人了。

範閑哪裏好受她這一禮，趕緊避開，苦笑著看了父親一眼，征詢他的意思。

範建冷冷地搖了搖頭：“他今日鬧的罪過，如果被言官奏上朝廷，也是個流放三千裏的刑...我將他趕出京都，總比朝廷動手要好些。”

柳氏哪裏肯信這話，以範府如今的權勢聖眷，莫說開個妓院殺幾個妓女，就算再橫行無道，肆意妄為，隻要不是謀逆之罪，範建範閑爺倆也有本事壓了下去，她忍不住哭泣說道：“老爺您怎麼就這麼狠心呢？...思韋...他才十四歲啊！”

“不狠心...才會鬧成現在這副模樣。”範建冷笑自嘲道：“十四歲？”

他厲聲喝道：“你不要忘了，範閑十二歲的時候，就已經被逼著要殺人了！”

...

此話一出，滿室俱靜，不知道此事的林婉兒與範若若吃驚地望著範閑，而一直被這件事情捆住心誌的柳氏悚然一驚之後，絕望地低下了頭。

範閑尷尬地笑了笑，知道此時自己實在是不方便再說什麼，小心翼翼地將遍體鱗傷地範思轍抱了起來，退到了角落裏，然後吩咐妻子與妹妹將弟弟抬入內室，好生將息著。

“範閑，你呆會兒過來一趟。”範建看了柳氏一眼，往書房外走了過去。

書房裏就只剩下柳氏與範閑二人，一時間氣氛有些尷尬，片刻後柳氏才睜著有些失神的雙眼，說道：“真的要趕出京都？”

範閑在心底歎了口氣，走近她地身邊，壓低聲音安慰道：“您放心，父親的意思隻是讓思轍暫時遠離京都這趟渾水，在外麵多磨礪磨礪...”

還沒說完，柳氏忽然開口問道：“要走多遠？”

“很遠。”範閑看著有些失神的柳氏，心說這樣一位精明的婦人，今日心疼兒子，頓時亂了方寸，一時間竟有些羨慕範思轍那個小胖子，有些思念某個人。

“究竟多遠？”柳氏尖聲問道。

範閑這時候自然不會在意她的態度，和聲說道：“父親昨夜定地，我本想勸他將思轍送往澹州躲一躲，但父親擔心祖母心疼小孫子，下不得手...所以改成了北齊。”

“北齊？”柳氏心下稍安，北齊雖然遙遠，但不是朝廷流放的那些南蠻西胡之地，要繁華安全許多，雖說北齊南慶之間素來不和，但是和平協議之後，兩國目前正在度過蜜月期，關係極好。

範閑看著柳氏望著自己的求情目光，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安慰說道：“您放心，我在北齊朋友多，會把他照顧好地。”

月兒從秋樹的那頭冒了個一小尖兒過來，比起範府通亮的\*\*\*，要顯得黯淡許多，圓子裏被痛打了一頓的範柳兩家子侄。被尚書巷與旁地地方來的馬車接走了，那些範氏的親戚們看到自己兒子的慘像，心中自然疼痛，望向範宅地目光也顯得多了幾分仇恨。但礙於範家爺倆薰天地權勢，也沒有人敢出口出髒話。

在書房之中，範閑正老實地站在父親的身旁，為他調著果漿子，今夜柳氏守在範思轍的床邊，一步都沒有離開，範尚書每夜必喝的果漿，也隻好由範閑親自調味了。

“和父親提過的那三個人，已經送去了京都府。”他提到的這三個人，都是抱月樓裏犯了命案的家夥。他看了父親一眼，略有憂色說道：“京都府是老二的人，估計他們也沒有想到咱們真的敢往京都府裏送。不過那三個人手上有命案，等於是拿思轍地重要人物...估計夜裏就會被老二的人接走。”

範建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不要瞞我，我知道你不會這麼不小心。”

“我會處理幹淨。”範閑也笑了起來，這次他終於動用了陳萍萍賦予自己的全部力量。出動了六處地刺客，“他們本就犯了死罪，隻是...估計族內會有反彈。這件事情需要父親出麵。”

範建知道他在擔心什麼，京都名門大族，對自己族中子弟下手的官員從來沒有過，他搖搖頭說道：“有什麼好出麵的？人我們是送到了京都府，和我們有什麼關係？”

範閑聽的那叫一個佩服，想了想後，又說道：“思轍...晚上就動身，我讓言冰雲處理這件事情，應該不會留下什麼痕跡。”

範建點了點頭：“我和北齊人沒有什麼關係。當年殺他們殺的太凶...你有把握沒有？”

範閑迎著父親投注過來地目光，知道他是在擔心思轍的安全問題，鄭重點了點頭：“王啟年現在在上京，而且...我和海棠，北齊皇帝關係不錯，思轍在上京呆著，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”

範建歎了一口氣，鬢角的白霜今夜顯得格外地顯眼：“你以往對我說，思轍是有才幹的，不見得一定要走讀書入仕這條道路...我聽你的，隻是想不到，這孩子竟然比你我想像的還要激進...十四歲就開始做這種事情，我十四歲的時候在做什麼？還在誠王府裏給當時的世子，如今的陛下當伴讀，成天就想著怎麼玩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宜貴嬪養的那位老三才真是厲害，八歲當妓院老板，這事兒要是傳了出去，記在日後的慶史類稗抄之上，真真要流芳千古了。”

“宜貴嬪那裏...我會去說。”範建搖了搖頭，“思轍雖有才幹，但還是太虛浮了，一味走陰狠路線，總不是個長久之計，這次趁機會讓他出去走走，見見世麵，一是略施懲罰，二來也希望他能成器一些。”

範閑歎息一聲說道：“我也有問題。”

“你不要自責。”範建擺了擺手，讓他坐了下來，“出事地時候，你又不在于京都...隻是我很好奇，為什麼我提議將思轍送往北齊，你很放心的模樣...要知道北齊畢竟對慶人不善。”

範閑沒有說出他與海棠、那位年輕皇帝的無字協議，但也解釋了一下自己的想法，微笑著說道：“信陽方麵一直通過崔家在往北齊走私，如今沈重死了，他們的線路一直有些問題...我想思轍如果後幾年能在北邊鍛煉出來，也許有機會接手崔家的生意，畢竟他喜歡這個，既然要做生意，我想安排一個大點兒的生意給他做。”

範建笑了笑，看著兒子欣慰地笑了笑，範閑如今的心思已算縝密，比起自己與陳萍萍這代人來說，隻是少了一絲狠辣而已。

“你準備什麼時候動崔家？”

見父親輕易地點出自己的計劃，範閑沒有一絲不安，笑著說道：“總還是接手內庫之後的事情，大約在明年三四月份。”

範建點了點頭，忽然陰沉著臉說道：“不要給他們任何反彈的機會。”

這是範閑第一次看見父親這張中正純和的麵容上，露出鐵血的一麵，心頭凜然一驚，沉聲應是。

範建繼續寒聲說道：“這件事情，你處理的不錯...暫時的忍讓，可以換取反應的時間，等思轍走後，你想怎麼做就做吧，不要來問我的意見，隻是有個人...”

“袁夢...是叫這個名字吧？”範建忽然說道：“行事潑辣，風格陰狠，過些日子等這件事情淡了，你把她處理掉，算是了結那幾樁案子。”

範閑悚然一驚，不知道父親痛下殺手是為了給範思轍出氣，還是因為別的原因。

範建接下來的話，暴露了這位尚書大人最深層的人文主義素養與隱藏已久的博愛精神，隻聽得他寒冽說道：“為父當年長居液晶河，向來惜花，最厭惡的就是辣手摧花之人...更何況這個叫袁夢的，本身還是位樓中女子，居然舍得對同道裏的柔弱女子下手，這種人，我是斷斷容不得她在這世上的。”

範閑恍然大悟，想起靖王時常調笑的事情，才記起來父親當初乃是位以青樓為家的花間嬌客，那些風流韻事，直到現在還流傳在京都之中，看見案宗裏那幾名妓女的慘死之狀，乃是觸著他的敏感處，難怪他會如此容不得袁夢。

他借機說道：“袁夢是弘成的人...您看...弘成與妹妹的婚事，是不是...”

沒等他說完，範建搖了搖頭：“弘成這孩子本性不錯，再看兩天...畢竟是陛下指婚，要慎重一些。”

範閑有些失望，更有些憤火於父親不將若若幸福放在心上的態度，心想難道若若還及不上青樓裏的女子？他心裏拿定主意，這件事情就算沒有父親的幫助，自己也要做下去。

離開書房，又入書房。

書房中的三人見他進來，都起身相迎，史闡立遞過墨跡已幹的文書，說道：“這是抱月樓那七成股份的轉讓協議，大人過目一下，呆會兒讓二少爺簽了就成了。”

沐鐵接著說道：“京都府那邊一直盯著，據釘子傳回來的信，京都府對於咱們送過去幾名命案要犯，感到大為棘手，後來二殿下那邊一位知客去了京都府尹的府上，商討了些什麼，還不得而知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說道：“無所謂，反正我們這幾天不會動手。”

沐鐵皺眉說道：“如果對方誤判形勢，以為我們要魚死網破...讓京都府發文來捉二少爺怎麼辦？”

範閑望著一直沉默著的言冰雲，搖了搖頭：“有這位四處的大老板在這兒，範思轍往北邊一送，誰還能找到他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